

云褶里的盘王界

——大瑶山母子行记

覃邱维 文/图

周末清晨，阳光还未完全穿透城市的喧嚣，我带着儿子驱车奔赴金秀大瑶山。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详尽的攻略，亦无繁复的行程安排，只是想带着儿子远离钢筋水泥的森林，去感受山川的呼吸、云雾的流转与自然的低语。

“妈，真的要爬山吗？”儿子一边系上鞋带，一边略带迟疑地问我。在城市中长大的他，对山的理解，更多来自地图上的符号，或是偶尔在短视频中看到的风景剪辑。我笑着点头，没有解释太多。因为我知道，当山风拂过他的脸颊时，他会懂得，这不仅是一次身体的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回归。

从城市出发，沿山路蜿蜒而上，车窗外的景色不断变化，从城市的高楼到丘陵的绿意，再到云雾缭绕的山峰，仿佛进入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秘密。风从半开的车窗挤进来，带着点潮湿的凉意。儿子靠在车窗边，目光随着山峦起伏而跃动，眼中闪烁着久违的光亮。

我们顺利抵达金秀大瑶山盘王界，这个承载着瑶族古老传说的地方，就像一本厚重的史书，等待着人们去翻阅。相传，瑶族先祖渡海遇险，得盘王相助，方化险为夷。这份古老的恩情，如同一条无形的丝线，将瑶族人民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

乘坐缆车上山时，我望着窗外的云雾，仿佛置身云端。缆车在空中缓缓滑行，山风掠过玻璃窗，带来阵阵清凉。儿子紧贴着窗，目光专注，似乎在观察云朵的形状。

“妈，你看！云海！”儿子突然激动地指着前方。层层云雾在山间流动，如同水墨般晕染开来。山峰若隐若现，仿佛是天空写给大地的一首诗，云作笔墨，峰为纸张，每一帧都美得令人心颤。“轻舟已过万重山。”我轻声念出这句诗，心中却涌起另一层意味。那些生活的琐碎、工作的压力，在这一刻仿佛都随风而去。山风清凉，温度恰好保持在23℃，仿佛大自然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一场疗愈仪式。

从缆车上下下来，我们仿佛踏入了一幅水墨

画卷。山岩陡峭，云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草木气息。我们沿着盘王栈道缓步前行，耳边是山风穿林的低吟，是水滴从岩壁滑落的清脆声响。忽然，一场山雨不期而至，细密的雨丝洒落在石阶上，打湿了我们的衣衫，却也洗净了心中的浮躁。雨水顺着脸颊流淌，模糊了视线，却挡不住我们前行的脚步。雨幕中，大瑶山仿佛被一层神秘的面纱所笼罩，变得更加深邃迷人。

雨后，山色更加清透。连绵的山脉像一条绿色的巨龙，蜿蜒盘旋；天梯刺破云层，缆车横穿天际，现代科技与自然奇观交相辉映。站在观景台远眺，云海翻涌，如浪似涛，大瑶山就像一位沉睡的仙子，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中，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儿子兴奋地在山顶奔跑着、欢呼着，他张开双臂，迎着山风大声喊道：“妈，这里太美啦！我好喜欢这里！”我笑着跟在他身后，感受着这份久违的快乐。这不仅自然的奇迹，还是时间与信仰交织的见证。从远古的战歌与舞舞，到今天的缆车与栈道，瑶族群众与自然的关系在不断变化，但那份对山川的敬畏、对盘王的信仰，却始终如一。

我们在山顶停留许久，看着云雾变幻，有时如轻纱飘动，有时如白浪翻滚。偶尔，阳光穿透云层，洒下一道金光，照亮某一座山峰，宛如神启。那一刻，儿子静静地站在那里，仿佛也被这片云海所震撼，被这片山水所洗涤。

途中，我们看到了身着瑶服的瑶哥瑶妹，他们的衣服华彩夺目，一针一线都藏着千年的浪漫。瑶哥穿云而来，战歌与舞舞交织，低沉神圣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

一位年长的瑶族老者为我们讲述盘王的故事。他说，盘王不仅是他们的祖先，还是这片山水的守护者。瑶族人相信，每一片树叶、每一缕风，都是盘王的低语。他们用长鼓与舞舞，与远古对话，借信仰与自然共舞。

我看着儿子认真听讲的样子，心中涌起一丝欣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让他亲身体



金秀大瑶山盘王界。

到这些古老的故事，领悟民族智慧，或许比任何课堂都更深刻。

我们还参观了盘王庙，庙宇依山而建，香火缭绕。儿子在庙前合掌，闭眼许愿。我问他许了什么愿，他笑着说：“希望我们都能像这片山一样，坚定而自由。”

我们沿着盘王界的小径漫步，欣赏着沿途的美景。春树冬雪，夏蝉秋穗，盘王界四季皆景，我们只是偶然闯入的一对母子。但正是这份偶然，让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份诗意，让孩子的成长多了一份厚度。那些美丽的瞬间，被我相机一一记录下来，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感受到大瑶山的魅力。

下山时，已是傍晚。夕阳洒落在山间，将云海染成金色。我们坐在缆车中，静静看着这一切，仿佛这场山川之旅即将画上句号。但我知

道，那些画面、那些感受、那些对话，早已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

回程路上，儿子靠在车窗边，轻声说：“妈，我以后还想再来。”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望着窗外，心中泛起涟漪。

大瑶山的盘王界，不仅仅是一座山、一片云海，更是一段民族的记忆、一种文化的延续、一份人与自然的契约。而这次母子旅行，也不仅仅是一次短暂的逃离，而是一次心灵的重建、一次对生活的重新理解。

我们翻过了大瑶山，也卸下了生活中的迷茫与疲惫。山风吹过，带走了尘世的喧嚣，也带来了内心的宁静。

此行虽短，却足以让我与儿子在心中种下一粒种子——关于热爱、关于自由、关于对自然与文化的敬畏。

诗歌

瞻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

(外一首)

张莉

与火有关
与血有关
虔诚地翻开网上展馆的一个个页面
千钧的锤头，厚重
万米的画卷，悠长

历史不敢忘记
怎敢忘记
那一场场生与死的较量
那一阙阙血染山河的长歌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是展馆里、油画里、浮雕里
所有英雄的声音

这声音，穿越天际
如惊雷滚滚
震耳发聩
艰难、困苦，统统在脚下磨平
飞沙、走石，统统在枪林弹雨中湮灭

湘江之畔
那抹红色以流水的智慧
修正自己
胸怀大海
江岸浪花开出千百年的永恒

英魂永生

91年了
新圩、界首、觉山铺、湘江
每一个地方都是殷红记忆
和晶莹的泪滴

美女梳头岭上没有美女
先锋岭上有先锋
壮士的热血
与刀轮的冰冷
互为对立

程翠林、张凯、易荡平、陈树湘
……

为白昼提灯的烈士
呐喊声穿过迷雾
照亮整个江面

湘江边梧桐树上的凤凰
衔来香火
在黑夜里把自己点燃
用烈焰的骨头写下
“为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江水滔滔，拍打岸边高崖
回忆纪念馆中的油画
那震耳发聩的声音
时时敲打昏沉的铁
千堆雪，洁白无瑕
浩气长存天地之间

且行且暖的阳光
俯下身来
摇动湘江逆流的鳞片
抚慰江中英魂和盛开的白菊
他们在万千花草中永生

微观夜读

在来宾市博物馆的展厅里，两块清代石碑静静矗立。岁月在它们身上刻下斑驳的痕迹，却掩不住字里行间藏着的历史密码。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这是我回到来宾工作的第二年，也是我与这些“沉默的见证者”深度对话的开始。正是这份与文物的朝夕相处，让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过往，生出了浓厚的探寻渴望。

一块石碑，一段往事： 从展厅到田野的追问

展厅里的石碑，最初只是我工作中需要熟悉的“展品”。为了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我一遍遍辨识模糊的字迹，翻阅泛黄的史料，竟从中发现一段清代光绪年间的迁江故事——两块石碑记录着原迁江县（现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三任知县对同一船运收费事件的不同处置方法。时任知县颜嗣徽秉公断案的细节，仿佛在字缝里活了过来。“让文物说话”原来不是一句空话，当历史细节透过石碑重现，那些沉睡的时光便有了温度。

这次发现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探寻来宾碑刻文化的大门。翻阅前辈文博工作者的资料，我得知来宾大地上散落着不少碑刻，它们或是官府告示，或是民间记事，都是本地历史最直接的注脚。但因早年保护意识不足、专业力量有限，许多碑刻的命运令人唏嘘，这让我愈发觉得，守护这些“历史的记事本”，是

昨夜路过老巷，昏黄路灯将墙根的青苔照得发绿，恍惚间，似乎听见一阵“嘎嘎”的鸭叫声。猛地回头，巷子空空荡荡，只有风儿吹过发出的哗哗声。我又想起了李爷爷——那个总坐在竹椅上、含着慈笑看着我们的老人，想起那些被我们追得满地跑的鸭子。

那时候，我和妹妹刚上小学，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巷子最里头的李爷爷家有个小院子，他每天傍晚都会把鸭子赶到河边觅食。我们最盼的就是这个时候，书包一扔便拉着隔壁邻居毛豆往河边冲，鸭子被我们吓得扑棱着翅膀往芦苇丛里钻。李爷爷用拐杖在地上敲出笃笃声，却从不生气，直喊着：“慢些跑，别摔着！”我们哪里听得进，我举着藤条追着赶鸭人，妹妹追着最肥的白鸭子喊“大白”，毛豆摸出弹弓瞄准水面的蜻蜓。鸭子被搅得不得安宁，发出的扑进水里溅起水花，有的撞到石头发出委屈的嘎嘎声……李爷爷坐在老榕树下摇着蒲扇，看我们闹得满头大汗，眼角的纹路藏着化不尽的笑意。

一个暴雨将至的午后，我们玩得格外疯，竟把鸭子赶到河对岸的菜园，踩坏了黄奶奶种的青菜。李爷爷拄着拐杖慢慢绕过去时，我们早已躲进芦苇丛里，只敢探出半个脑袋看他弯腰收拾烂菜苗。他的背驼得厉害，像座弯弯的石拱桥，每弯一下都要停顿好一会，拐杖在菜地里陷得很深。“完了，肯定要挨骂啦！”毛豆声音发颤。“妈知道了非打断我的腿不可。”妹妹抽着鼻子掉眼

寻碑记

陆宇鹏

我们这代文博人的责任。更让我牵挂的是，前辈提及的磨东渡口石碑。据兴宾区文物管理所原所长杨向东在二三十年前的调查发现，在红水河与北之江交汇处的磨东渡口，曾立有三块清代石碑：一块是嘉庆年间知县谢侨的《来宾县正堂示》告示碑，另两块是关于磨东渡口设立义渡的《曾氏义渡碑记》。那时来宾尚未建市，岁月流转，城区开发，这些石碑如今还在吗？

两次寻访，一番感慨： 磨东古碑的踪迹之谜

带着这份追问，我踏上了寻访之路。一个周末傍晚，我来到磨东村。杨所长提到的磨东小学早已关闭，院落破败，杂草丛生，遍寻不见石碑的踪影，我带着失落离开，心里却总有个声音在说：“它们不该就这样消失。”又一个周末傍晚，我再访磨东村。距上一次到访过了没多久，小学的大门竟已无迹可寻，旧址成了临时厂房，眼前的景象让心又沉了沉。正要转身，一位鱼塘边的大叔提醒我：“问问村里老人，或许知道。”顺着指引，我找到村里的老人，听他们回忆起小学往事，有人说“石碑可能在莫氏陵园”。

我抱着最后一丝期待走进莫氏陵园，夕阳的余晖里，两块石碑赫然映入眼帘——它们被嵌在水泥地表，《来宾县正堂示》碑平躺着，下半部分已残缺；紧挨着的

赶鸭人

覃鑫

泪：“都怪我追小白。”我心里七上八下，手里的藤条被攥得掉了皮——以前撞翻王婶的菜园门、偷摘张叔家的石榴，哪次不是被揪着耳朵回家的？晚饭后，院外传来李爷爷的咳嗽声，我手里的筷子“啵啵”掉在桌上，妹妹吓得往母亲身后缩。母亲出去迎客，我扒着门框偷看：李爷爷提着塑料袋和母亲说着什么。他声音不大，夹杂咳嗽声，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我心上。“肯定是来告状的。”我的手心早已湿透，在心里排练认错——母亲或许会罚我抄课文，减少零花钱，甚至不许我出门玩。

没想到母亲进来时笑容满面，她打开袋子，里面是大白兔奶糖，正是我们上次在李爷爷家见过的。“李爷爷说你们帮他赶鸭子辛苦啦。”母亲把糖递给我们，眼中有我看不明的温柔，“以后记得早点帮爷爷赶鸭子，别让老人家等太久。”我和妹妹对视，满是惊讶。第二天，毛豆跑来说父母也没责备他。“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三个蹲在门槛上，百思不得其解。

自那以后，我们真成了“赶鸭人”。每天放学准时到河边等着，鸭子也认熟了，见了不再慌张。李爷爷仍坐在老榕树下，不再只看着我们笑，还会讲他年轻时教书的故事，说课本里的诗句就藏在河边的风、天上

《曾氏义渡碑记》虽较完整，表面却因风雨侵蚀变得坑洼，布满青苔，字迹模糊。那一刻，既有找到的欣喜，也有见其受损的心疼：这些记录着磨东义渡善举、官府治理的石碑，曾是多少往来行人的“指路牌”，如今却在时光悄悄“褪色”。

守护印记，共担责任： 让文物在时代里“活”下去

站在石碑前，我忽然明白：一块石碑，从来不是冰冷的石头。它是清代迁江知县秉公断案的见证，是磨东义渡里流淌的民间善意，是来宾从县到市变迁中不曾褪色的历史记忆。如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如火如荼开展，这些散落在田野乡间的石碑，正是我们触摸历史的“活线索”。

文物保护，从来不是文博工作者的“单打独斗”。每一个关心家乡历史的人都可以是文物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如果你见过散落的碑刻，不妨记下它们的位置；如果你听说过关于老物件的传说，不妨讲给我们听。因为每一块石碑的存续，都是一段历史的延续；每一个人的参与，都是对家乡记忆的守护。

从展厅到田野，追问的路上有失落，但更多的是与历史相遇的温暖。这份温暖，会化作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让石碑不再沉默，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永远鲜活。

的云里。“你看那夕阳。”他指着天空染红的云霞。“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说的就是这景象。”妹妹听不懂，只顾着数鸭子。我却记住了这句诗，后来在课本里学到时，便会想起李爷爷说这话的样子。

有一次，我问母亲：“李爷爷怎么总一个人？”母亲择着菜叹气：“李奶奶走得早，俩人在外地，一年回不来一次。老人家孤单得很。”我这才注意到，李爷爷的院子总是很安静，除了鸭叫声和咳嗽声，几乎没有别的响动。我们帮他打扫院子，他就站在廊下看着，眼神里的光比大白兔糖还甜。

后来，我因求学搬离老巷，只有妹妹偶尔回去看看。听说李爷爷身体日渐孱弱，鸭子早已送给别人，再后来闻他走了，走得很安详，手里攥着我们三个当年给他画的画——上面是歪歪扭扭的鸭子，还有三个笑得像花儿的小孩。

如今，站在空荡荡的巷口才忽然明白，当年那些被我们搅扰的午后，那些被鸭子闹醒的黄昏，哪里是在陪李爷爷，分明是他，用满院子的鸭叫、口袋里的大白兔奶糖、讲不完的故事，温和地接纳我们调皮莽撞的童年，给了我们一段闪闪发光的童年时光。



扫码聆听更多美文。

“武宣粥”，7元一碗，却配以近20道琳琅满目的小菜，藏身于街头巷尾那毫不起眼的粥摊之中。夏日正午，骄阳似火，路过那氤氲着热气的小摊，总令人忍不住驻足停留。糯米粥浓香绵密，如丝如缕地缠绕舌尖；白粥清润若玉，温婉地滑入喉间；黄玉米粥金黄醇厚，将阳光藏进了米粒深处。长方桌在门前铺开，一碟碟小菜整齐摆放，赤橙黄绿青蓝紫交相辉映，酸甜苦辣咸五味交融，交织成一首舌尖上的交响曲。粥香与菜香在唇齿间缠绕，暖意自喉头缓缓流淌至胃底，再炽烈的暑气，也会被这碗朴素的粥驱散。

朱翠蓉

一碗粥，藏着一座城的温度

无论走进哪家粥摊，老板总能一眼认出我，笑意盈盈地迎上来：“今天吃白粥，还是玉米粥？自己舀，别客气。”我从不急于落座，而是习惯性地踱步“巡察”一圈——若菜品稀疏，或少了心头所爱，便悄然转身离去。于我而言，最喜欢的几味小菜，便是那金黄软糯的香芋南瓜、翠绿欲滴的红薯苗、紫光莹润的焖茄子、清脆爽口的红萝卜丝，还有清热解暑的炒苦瓜。每一口下去，皆是唇齿留香，仿佛把四季的风物都吃进嘴里。

在武宣吃粥，最动人的是从容不迫的自由。你想吃多少、吃多久，全凭自己勤拿夹取。没有催促的目光，没有斤斤计较的凝视，只有灶台前老板忙碌的身影，在蒸腾的热气中一次次掀开锅盖。锅铲翻飞间，一盘盘刚出锅的小菜接连上桌，香气四溢，热气升腾如烟。那一刻，你不再是城市中匆匆赶路的过客，而是被这座小城以一碗粥温柔接纳的归人。

我尤其迷恋那口红糟酸——粉红晶莹的米糟中，卧着白里透红的嫩姜，酸香扑鼻、诱人垂涎。入口刹那，舌尖微颤，一股清冽的酸意直冲脑门，沉睡的味蕾被轻轻叩醒，倦怠的身体仿佛被按下了重启键，整个人为之一振，神清气爽。

有人专程驱车数十里而来，只为那一碟黄豆炒鱼仔；小食炸得酥脆金黄，与炒香的黄豆一同焖煮，鱼肉紧实入味，黄豆吸饱了汤汁，越嚼越香。配上一碗软糯糯的玉米粥，这不是山珍海味的奢华堆砌，而是平凡岁月写给寻常日子之歌——字字温润，句句深情，每一段旋律都唱出人间最温暖的烟火。

人们坐在矮矮的方凳上，围着长长的方桌安静地吃粥。彼此陌生，却莫名和谐。有人低头细嚼，神情专注，仿佛在咀嚼一段旧时光；有人边吃边看手机，却不显突兀，像是现代节奏与市井烟火的交融。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洒落在瓷碗的边缘，光影轻轻跳跃，为这寻常的一碗粥添了几许诗意。

这粥，早已不只是果腹之物，更像是一剂温柔的良药。我曾因随团出游数日，饮食素乱、蔬果匮乏，患上了口腔溃疡，疼痛难忍，食不下咽。此后连续三天光顾粥摊，喝上一碗温热的粥，配上几碟时蔬，竟在不知不觉间痊愈。那些看似平凡的素菜，实则蕴藏着丰富的膳食纤维与天然维生素，在无声无息中补足身体的空缺。它仿佛在轻声告诉我：好好吃饭，才是对生命最深沉的爱护与尊重。

朋友从南宁远道而来，初听我提起“武宣粥”，尚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寡淡清汤，难登大雅之堂。可当她舀起那一勺金黄的玉米粥，夹上两片炒木薯与炸得酥香的花生米送入口中时，眼神瞬间亮了起来。“这么实在的味道，吃得人心花怒放。”几天后，她竟特意绕路再来一碗，笑着说：“肚子圆了，心也舒坦了，都不想走了。”

若你来武宣，请别急着奔赴景点“打卡”。不妨在街角寻粥摊，静静地坐，慢食一碗粥。它是酷暑中的一抹清凉，是寒冬里的一缕暖阳，是四季流转中的人间真味。五味人生，皆在一粥一碟之间、一勺一筷之中，细细咀嚼，才知岁月静好。

一碗粥，在这方寸餐桌之间，藏着一座城的温度。

搪瓷杯

吕钰

刚到信访室那年，老王给了我一个搪瓷杯，杯身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边缘磕掉块漆，露出底下的黑铁，像块没长好的疤。“这杯子比你岁数大。”老王喝了口茶，“装过凉白开，泡过胖大海，啥都经得住。”

信访室的日子像杯浓茶，苦得人舌尖发木。有次接待，大爷拍着桌子骂了两个小时，唾沫星子溅到我的手背。我攥着搪瓷杯，听着里面的水晃出声响，忽然觉得“为人民服务”那五个字，烫得好像把杯底烧穿。

“别光听着，得琢磨他为啥急。”老王把我的茶杯续满热水，“大爷骂的不是你，是办事流程里的疙瘩。”那天晚上，我看着杯子里的茶渍出神，忽然想起大爷说的“跑了三趟还没办成”，连夜在笔记本上绘制流程图，把重复的环节标红圈，像是给那杯浓茶撒去浮沫。

后来，我常捧着搪瓷杯去各个部门跑，问社保的政策、记民政的流程。杯底的茶垢越积越厚，杯身的字迹却被摩擦得发亮。有次帮大爷补全了材料，他非要给我塞个苹果，说“姑娘比茶杯还实在”。我看着他转身时佝偻的背影，忽然觉得杯子里的水，甜得像掺了蜜。

三年后，由于工作需要，我被分配到办公室，依然不忘把搪瓷杯带在身边。写工作汇报材料时，我总爱摩挲杯口的缺口，它就像个小小的提醒。有次老王送来材料，看见我在稿子里写“让群众少跑一趟路”，指着杯子笑道：“这茶叶儿，对了。”

如今，搪瓷杯的缺口又添了新痕，杯里的水换了又换，从凉白开到胖大海，再到现在的菊花茶，像极了这些年的日子，看似在重复，实则每一口都品出了不同的滋味。而最路远的那一味，永远是“把事办在群众心坎上”的回甘。